

苏州作家研究·徐国强+范培松 主编

Ye Mi 叶弥 卷

张立 / 范嵘 [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苏州作家研究·徐国强+范培松 主编

Ye Mi
叶弥 卷

张立 / 范嵘 [编著]



叶弥

复旦大学出版社

总序

◎ 徐国强

众所周知，拥有两千五百年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苏州自古以来文坛就极为繁荣，有范仲淹、范成大、冯梦龙、金圣叹、顾炎武……在风起云涌的现代，我们则有苏曼殊、周瘦鹃、俞平伯、苏雪林……这些名字不仅在苏州文学史上，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颗颗璀璨的文学星辰，他们共同构成了苏州的文学传统，当然也构成了我们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

新时期以来，苏州地区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像陆文夫、苏童、范小青等人早已走出苏州的小巷，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地理、社会空间。

苏州作家们身上或多或少浸染了苏州这方水土给予他们的滋养。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创作园地里进行不懈的人生、社会思考和艺术创造，他们将苏州文化、苏州地方的人文风景一一精彩地汇聚笔下，形成了我国文坛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中的优秀代表，有的已在文坛上有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有的正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与读者的关注，他们将一种带有地域特色的人生、社会思考注入文学史的洪流，并与更大的领域发生着交流与碰撞。

有感于此，我主持编写了这套丛书。它是一部着眼于苏州“地方性”的文学丛书。立足于某一时段的苏州文学，侧重展现新时期苏州文坛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影响，是以并列的形式展现一段时期作家、作品及其相关研究。希望能够以“点”见“面”，总结

苏州文学过往的经验,启发各方面的新识与思考。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丛书着眼于检阅与展示新时期以来苏州文学的得失与成就,选取了其中富有代表性的作家及相关研究资料。在确定选择哪些作家对象时,我们根据综合条件,由苏州市文联党组主持,几上几下地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意见,最后确定了九位作家。这样难免要忍痛割爱,舍去许多同样为苏州文学的繁荣、丰富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作家。他们或仍居苏州,在自己的文学领域里默默耕耘;或已移居异地,将吴文化的底蕴与精神气质带到了更广阔的天地里去,在与不同文化、文学精神的对照、碰撞、交流中,影响了更大的人群,也反过来充实了苏州文学的蕴含与拓展了苏州文学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在这里,我们或可期待未来有更充实的苏州作家研究资料面世。

本丛书是对苏州近二十多年文学的一种检阅,我希望,它的出版能够引导苏州文学界藉此观照自身,在发扬既有精神传统的同时,继往开来,不断创新,创造更加丰富、厚实与辉煌的苏州文学的明天……

本丛书的编者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编成此书,尽量做到资料翔实、全面,它无疑将为广大读者与研究者提供一扇了解苏州作家与苏州文学的窗口。全书共分九卷,都以类似的体例编成,当然,由于种种局限,丛书难免有不足之处,欢迎各界人士批评!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会走路的梦

- | | | |
|-----|-------------|-----|
| 张 立 | 她一直忠实于自己 | 003 |
| | ——叶弥传 | |
| 叶 弥 | 会走路的梦 | 020 |
| | ——创作自述 | |
| 叶 弥 | 小说加减法 | 023 |
| 叶 弥 | 人心是世上最顽强的东西 | 026 |
| 徐兆淮 | 伴着文学大树一道成长 | 028 |
| | ——叶弥其人其文印象 | |
| 李敬泽 | 叶弥二三事 | 034 |
| | ——《钱币的正反面》序 | |

第二辑 智性的叙述

- | | | |
|-----|--------------|-----|
| 丁 帆 | 玄览精神史的蜕变过程 | 041 |
| | ——《成长如蜕》读后札记 | |
| 林 舟 | 齐 红 叶弥小说简论 | 047 |
| 洪治纲 | 轻逸的叙事与南方的智慧 | 060 |
| | ——论叶弥的小说 | |

晓 华	叶弥论	075
张 勇	成长的阐释与阐释的成长	084
	——叶弥小说评论	
朱美禄	李天福 智性叙述下的人类生存寓言	094
	——叶弥小说《猛虎》浅析	
刘新锁	生活像藏在棉花里的针	101
	——读叶弥的《猛虎》	
张爱民	精神蜕变的痛苦与反思	108
张海欣	女性主义文本的再演绎	114
	——读叶弥小说《司马的绳子》	
樊 星	改写经典的不同境界	119
	——李冯的《十六世纪的卖油郎》与叶弥的《郎情妾意》的比较	

第三辑 成长如蜕变

叶 弥	成长如蜕(中篇小说节选)	125
姚小梅	人格蜕变与社会转型的双重展示	147
	——解读叶弥的小说《成长如蜕》	
叶 弥	天鹅绒(短篇小说)	152
张 立	范 嵘 尊严的捍卫具有何等的力量	164
	——由叶弥小说《天鹅绒》说起	

叶 弥	小女人(中篇小说)	169
张 立	迷失的蝴蝶	220
	——《小女人》赏析	

第四辑 驿路梨花朵朵开

作品篇目	229
研究资料索引	232

【叶弥卷】

第一辑

会走路的梦

她一直忠实于自己

会走路的梦

小说加减法

人心是世上最顽强的东西

伴着文学大树一道成长

叶弥二三事

她一直忠实于自己

——叶弥传

◎张 立



封面照是苏州作家荆歌所拍，选它的理由是漂亮——而且叶弥说她没有这么大的近影

她与文学不期而遇

有的人一生下来注定是当作家的，我坚信。

可叶弥与文学的缘分呢？在她三十岁前这似乎一直是个悬念。让我们尝试着从叶弥的无数个时间切片中找寻答案吧。

叶弥出生于苏州，一如所有在这个诗情画意城市出生的孩子，这个白净瘦小的小女孩习惯于迈过雨湿的街，绕过黛瓦粉墙，凝视清涟河水中的树木倒影。三月有灼灼桃花可赏，八月有丹桂飘香扑鼻。那时，叶弥开始拿起笔，在纸上涂鸦。

六岁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几乎影响叶弥一生的人生变故。父母下放到了苏北农村，幼小的叶弥便开始了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八年乡村生活。时值“文革”初期，乡野之地的破败迥异于江南名城的风韵，叶弥在双亲温暖而宽厚的拥抱中仍然感到了深深的不安。叶弥说过：“很奇怪，我一方面经历着不安，眼睛里全是乡下穷人无奈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在心里最深的地方，往往只留着一些美好的东西。”^①

她记得一方方田地横列，庄稼茂密地生长，村里人在地里挥汗如雨，炊烟袅袅的房屋融化在夕阳的倒影里。甚至，她还记得冬日里邻居大爷在一条冰封的河面上取到一只螃蟹，那只足足有半斤

的野螃蟹被烧成一锅原汁原味的螃蟹汤，邻居大爷家那蟹味香极了，以至于令叶弥终生难忘。

对万事万物敏感的叶弥没有荒废读书的好时光，她躲在茅草房里痴迷地读着《普希金文集》，读到《驿站长》、《暴风雪》和《村姑》的时候，那些简洁的文字在叶弥心中激荡。《聊斋志异》是叶弥放在枕边经常读的小说，其现实与虚幻的统一让她痴迷。

那时，叶弥爱画画，而且偏爱写诗。

乡村生活有艰辛和不易，更有离奇和可爱。当十四岁的叶弥跟随父母回到“倚窗打水”的苏州时，她把童年、少年时期对生活的感悟积淀成了写作的基石。大约十七岁的时候，她有一阵做过文学梦，这是一个隐秘的又让人兴奋的梦想，梦的结局是她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千字小小说。

此后，叶弥恋爱，结婚，生子，日子如流水，表面上过得有滋有味，让人不很快乐，但也不悲伤。

临近而立之年，叶弥的内心翻卷、沸腾着什么，平常日子也被这种内心的喧嚣搅动地不得安宁。一阵阵穿透心灵的颤栗中，叶弥不能自己。叶弥自己承认：“事实上，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文学，哪怕我不看书、不写作。文学一直离我很近，只是我不想面对它。”^②

只因一件小事情，凭借一本雅致的杂志，叶弥找到了灵魂奔突的出口。叶弥有一个伯伯曾经给林彪烧过饭，别人称他为“江南厨王”。有一次，他们一起结伴回无锡乡下老家，叶弥仿佛看到了他的内心。于是以他为原型写了一篇三千字的小说，叫《名厨》，在《苏州杂志》1994年第4期上发表。《名厨》写了一位功成名就的厨师，在封勺还乡之后，为了报答乡亲们的多年宠爱，想专门做一桌佳肴来答谢乡里乡亲的厚爱。结果，名厨发现自己拿手的那些所谓的名菜（包括“龙凤呈祥”），其实都是乡间普通的家常菜而已。名厨不由地陷入了一种对生存本身的荒诞性的思考中。

“我对生活的感受也在那时候饱和到一触即发”^③，叶弥如是说。此后两年间，她试探性地把小说寄到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

《雨花》文学月刊,两篇均八千字的短篇小说《我们的秩序》和《失控的记忆》分别被刊发。她蕴蓄了多年的文学激情,在1997年后迸发。

1997年春暖花开时节,当《钟山》杂志的徐兆淮看到叶弥的中篇处女作《成长如蛻》时感觉到了眼前一亮,心中一震。于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叶弥的小说被安排在了《钟山》1997年第4期的头条位置。

随后,又在未经炒作的情况下,《小说选刊》、《新华文摘》都转载了《成长如蛻》,评论家丁帆、李敬泽、王彬彬等都相继给予好评。

《成长如蛻》获1997年度全国最佳小说奖,首届紫金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第一名。这篇小说成为了叶弥的成名作,也是彰显叶弥风格的作品。叶弥本名叫周洁,这是个相当大众化的名字。好多次叶弥走在路上,听到有人叫“周洁”,回头一看,却是喊别人。当《钟山》杂志的编辑决定发表《成长如蛻》时,便建议用一个不太大众化的笔名。周洁取笔名时很富戏剧性,分了两个步骤:第一步决定姓叶,因为妈妈姓叶;第二步决定翻字典,允许自己随机翻十次,翻到第五次就看到“弥”这个字,因为喜欢这个字,便叫叶弥了,就这么简单。

三十岁开始经营文学确实晚了一些。当叶弥决意去叩响文学的门扉,这印证了她生命旅程中不能抗拒的情感建构,有文字佐证:“我承认我写作的动机就是这么简单:活不下去了。写作以后也继续有活不下去的感觉。我不愿丢弃这种感觉,它让我在感觉良好的时候突然沉静,它不会让我得意很久,时刻看住我的腿,让我不敢深涉污泥淖水;它也过滤我要的名利,使我不能都要。”^④叶弥的回答是如此的坦率,这段文字没有加入思考的染色剂,也没有把界乎于日常生活与行而上哲学之间的文学神圣化。文学没有像狂热的爱好者想象的那么高尚,文学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感觉到心灵渐趋枯萎,那么写作也可以作为纯净地活下去的方式。当个体生命的敏感触须在世俗生活中寻求超越时,那么写作可以让生命燃烧的一种生存方式。

只因对人生有着不懈的探求精神。叶弥,由一种普通生活彻底转入了字间生活。

颖悟和灵慧使叶弥在创作的路上不落俗套,跌宕起伏的生活经历成为她汲取不竭的创作源泉,所有生命的饱满状态让叶弥的灵感迸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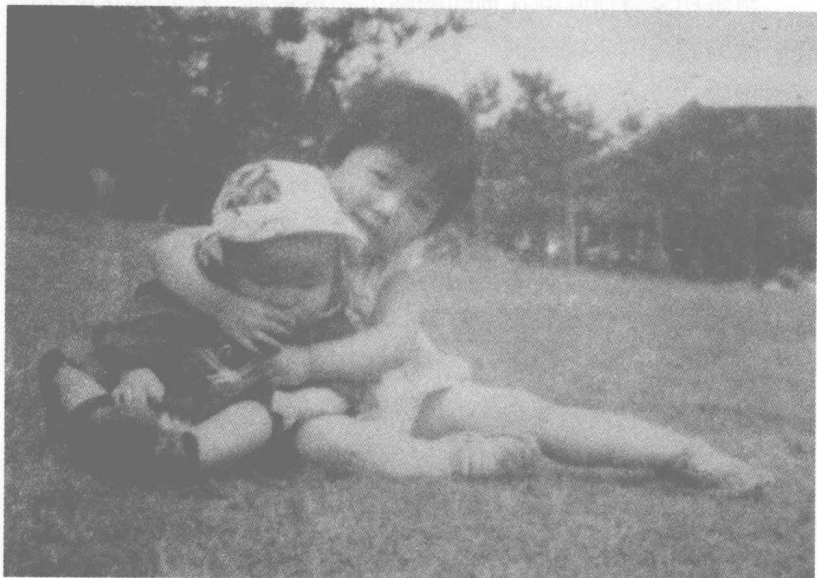
年与时驰,叶弥发表成名作《成长如蛻》以来,一直不急不缓地创作着,以每年几篇小说的创作速度将她的文学梦进行到底。

几乎她的每篇作品都让我产生沉下心来细细体味的欲望。尽管在风起云涌的文坛里,她总是以低调平和的姿态穿行,可是她又那么不甘心潜隐,她对存在之救赎的意识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她的小说文本中,生命个体的体验在叙述中尽情地铺展,生活碎片的状态在叙述中敏感地呈现。

和文学结缘的叶弥一向关注小人物,她用体恤的文笔书写真正小人物的命运,表现小人物与社会的矛盾,反映小人物在矛盾状态中的情感,演绎小人物的悲剧人生。在她温情而细腻的叙述中,通过对小人物感同身受的细微观察,还原了底层小人物的生存本相,以及女性特有的悲悯情怀。迷狂女人、柔性男人、懵懂少年、痞子、流氓、骗子、赌徒、妓女、庸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内心并不卑微,充满人性的思辨,有着偏执、专注甚至孤注一掷的情怀。叶弥在对小人物生存图景精心书写的同时,实现了一个女作家对生命与生存的审度与省思。

青少年成长题旨的小说是叶弥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成长的曾经和将来,关于成长的精神蜕变,关于成长的内心骚动,关于成长的憧憬和迷茫,关于成长的疼痛和忧郁,关于成长的一切纷乱思绪都在《城市的露珠》、《耶稣的圣光》、《两世悲伤》、《无处躲藏》、《黄色的故事》、《粉红夜》、《我找王静》等成长小说中有所表现。自天真无知至成熟世故的历练过程从来就不坦荡如砥,何况,叶弥又把这些个体生命的成长置于城乡、时代和两代人的对照中完成。叶弥的成名作《成长如蛻》更是设置了人物与环境的冲突和碰撞,“弟弟”的内心情感由本真而慢慢陷入环境围困的泥淖,他

宿命般地妥协着,“人生有些事是不得不做的,于不得不做中勉强去做,是毁灭;于不得不做中做得很好,是勇敢”。



半岁的弟弟,两岁的叶弥,在苏州大公园内

叶弥目前唯一的长篇《美哉少年》也是成长小说,这是作者追寻人类诗意生存的一个梦,“弟弟”身上如蝉一般蜕变的成长在李不安身上已经多了些许柔和的色泽。“弟弟”在商场博弈中成长,不安在“文革”环境中完成灵魂叩问,对于后者,作者更多地透出一种理解和关切。作为历史主体的个人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追问自我的存在,个人命运在主体的囚室中作出无望的努力。成长不再是简单的伦理性命题,而是负载着大量复杂的历史记忆,包含着价值信仰的对抗与弥合。李不安带着瞎子平安重返家中时,他长大了,成熟了。

叶弥说,“在所有的感情类型中,我最喜欢儿女情长”,而“一部作品,感情就是它的体温”^⑤。儿女情长摇曳在字里行间,升高了作品的温度。《猛虎》中透过崔家媚和丈夫老刘两者间的对抗关系,透视男女间的生存境遇。《司马的绳子》中那条“拴住他的合适的绳

子”是美丽温柔、肤色白皙、清颦浅笑的邢无双？还是不会持家、好吃懒做、贪图享受的上海女人呢？常人眼中对婚姻的评判在司马身上实属一场误会，吵吵闹闹的婚姻更能带来意想不到的长久。《郎情妾意》写下岗工人王龙官与那个还要“接客”的“最命苦的女人”范秋绵之间发生的令人感动的爱情。“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告诉王龙官：她是穷苦的，但是她对待爱情是无微不至的。她要尽力掩盖穷苦带来的卑微。”

这些儿女情长充满了江南的格调，即便尖锐冲突，仍然掩盖在从容和清逸的质感里。《小女人》中的“凤毛今年刚三十岁，离婚一年，这一年中她又失业了，她这种女人是无人问津的”。同大多数生活在大街小巷的普通女人一样，凤毛深深地感到“男人对她有很多种用途，是她脆弱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可是，凤毛内心深处滞留着对爱情的向往，这种渴望根本无法从与她接触的两个男人身上得到实现。小女人一心一意地要把自己托付出去，但是却无奈找不到可托付之对象，儿女情长一度陷入生存窘境和精神窘境。《小男人》写了一位家住小柳巷，上午十点钟仍躺在床上做春梦的叫做袁庭玉的南方男人。这个有趣的男人一直被动地选择着，“王秋媛见钱眼开，王南风是个荡妇，苏小妹越来越可怕，老郁的年龄让年轻男人不能启齿，他所能做的就是回到现有的生活中去”。

在叶弥大多数的小说创作中，她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平静而节制的，粗粝的图景罩上了一层理性的薄纱，就连风都是以温柔的形式存在，把眼泪的咸和生活的苦都淡化了。如果把这种叙事风格和自在、细腻苏州文化牵扯到一起似乎不妥，叶弥本人也不会苟同：“从小就四处为家，没有一个地方的文化能长久地驻足在我心里。”^⑥

青少年时的苦难经历，因缘际会地成就了她后来叙述的冲动。身在江南名城的叶弥，仍然习惯于把目光凝视陈年往事，少年时的美好回忆成就了《美哉少年》等小说，而那些乡村场景会猝不及防地浮现，变换着样子重逢在她的小说里。近几年叶弥的小说《月亮的温泉》、《消失在布达拉宫的一只鹰》、《恨枇杷》、《晚风轻拂落霞

湖》、《向一棵桃树致敬》、《沾露花粉》都是取自古朴农村或偏僻小镇的题材。

叶弥从出道以来,一直把自己隔离得很好。她糅合了传统和现代,囊括了乡土和城市,融会了青年的迫切和中年的沉稳,汇聚了女性作家温柔、细腻的心理气质特征和男性作家的磅礴力度。她厚积薄发,在柴米油盐和小儿逗趣中渐入创作之佳境。

她不是一株喧哗的树

简洁而清爽的直发、纯净而自然的眼神,这是叶弥给人的印象。她一向着装简单,尤喜棉质的休闲服装,柔和的色泽映衬着白皙的脸庞,使她看上去更加知性和恬静。当她的十个手指在键盘上行走,思想驱赶文字,文字所能到达的地方神秘莫测。她说:“一直自以为是地认为,汉字是世界上最合理、最可爱的文字,用它作为描写的载体,描写的对象就活了,就像在现场观看戏剧。”^⑦

叶弥心平气和地阅读,心平气和地享受生活,顺便心平气和地把写作当做了职业。

她是个低调的女子。《成长如蜕》让她站到了文学制高点上,叶弥却丝毫没有一般人在突如其来的荣誉前的眩晕和自矜。她处世为人的境界恰恰体现于此,遵循天性,不拘泥于野心,真诚而专注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让自己不在这件事情上聚焦。苏州的小巷雅静而迷离,叶弥穿行其间,悠闲从容。她喜欢自己淡然的生活方式,宁愿侧耳聆听细碎淅沥的雨声,也不愿承受世间聒噪的迎合。

红尘中的一切,叶弥看得很透彻,有时表现出深知其真谛的不屑。她说:“活在零零碎碎的今天,确实让人高兴。你要是安静着,就可以徜徉在黄河边上‘静看鱼忙’,要是不想安静的话,可以骑在马上,学一学‘乔治·钦纳里’之奔逃。一切是既确定又不确定的,所以我们无须对所谓的灵魂负责。”^⑧

低调,是一种坦然,一种境界,一种成长轨迹中的智慧。关于她的低调,在那些应声而来的媒体记者那里得到证实。想采访叶弥比